

WENYIXIANGJUNBAIJIAWENKU

百家文库

小说方阵



向本贵 卷

文艺湘君百家文库编委会
谭 谈 周江沅 吴兆丰 黄铁山 钟增亚
左大玢 周康渝 李元洛 张步真 璞 武俊瑶
何纪光 胡明珠 吴月英 谢 璞 魏文彬
白诚仁 弘 征 曾果伟
总主 编 谭谈

小说方阵
主 编 谭 谈
副主编 张先瑞

WENYIXIANGJUN
百家文库
Wenyixiangjunbaijiawenku

小说方阵

湖南文艺出版社

出版总顾问 刘鸣泰
文库总策划 谭 谈
印制策划 张光辉

文艺湘军百家文库
小说方阵

责任编辑:张先瑞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编: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印刷

2002 年 4 月第二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

字数:200 千

ISBN 7-5404-2387-0/I·1787

全 10 册定价:198.00 元 本册定价:19.80 元

若有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总 序

文选德

文艺的繁荣、文明的进步,需要一点一滴的积累,每日每时的创造,也需要对创造成果的检视和总结。这也是文化积累的一项重要工作。只有这样,那些闪烁着美与智慧之光的创造性劳动才不致被岁月的长河湮灭,文明的火炬才会代代相传。中国古代早有修典的传统,辉煌灿烂的中国古代文明正是通过一部又一部规模宏大的典藏而得以保存、流传的。这使今天的中国人受益匪浅,为之自豪。

为庆祝湖南省文联成立五十周年,迎接全省第七次文代会的召开,省文联的同志们组织出版了这套《文艺湘军百家文库》,这是一件好事,也是一件盛事。入选此套文库的作者,除一部分德高望重、成果丰硕的老文艺家外,大多是我省当前较有影响、十分活跃并且颇具潜力的中青年文艺家。作为文艺湘军的中坚力量,他们生逢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投身澎湃向前的生活洪流,文思泉涌,才情迸发,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为当代湖南的文化建设作出了贡献。以文库的形

式,将他们的创造性成果结集出版,是很有必要的。这套文库,与此前我们组织出版的《当代湖南作家作品选》、《当代湖南戏剧作家选集》、《当代湖南文艺评论家选集》一起,构成了当代湖南文坛艺苑蔚为壮观的整体图景。

“盖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文学艺术在我国从来就具有很高的地位。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整体框架中,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极为重要的部分,而文艺,则是这先进文化中最为五彩斑斓、动人心弦的因子。不管时代怎么发展、社会怎么变化,优秀的文艺作品,总会具有不朽的生命力,总会在民族的心灵中留下恒久不灭的投影。我相信,这套文库的出版,将不仅仅是给历史留下一份档案,某种程度上对未来的文艺创作也会具有典范和启示的意义,它必将进一步激发湖湘热土上作家艺术家的创造激情,使湖南的文学艺术有一个更大的发展。

在新千年的地平线上,杰出的文学艺术将如日中天,光华夺目。让我们怀着庄严的心情,踏着坚实的步履,迎接文艺新时代的到来。

是为序。

2000年5月于长沙

目 录

总序(文选德)/001

花瓶镇 /001

洪荒作证 /044

修桥 /095

病房 /143

土地 /194

蛊毒 /239

吊灯儿 /251

老缺 /263

向本贵主要著作目录/279

总跋(谭 谈)/281

花瓶镇

花瓶镇乡党委书记伍运来和分管乡镇企业的副书记邓以龙从结肠坡村回到乡政府的时候，集贸市场的摊位已经被砸了十几个。乡政府办公室秘书小郝说：“县工商局市场管理股的工作人员刚刚收走市场管理费，他们就开始砸摊位了，看样子可能还要砸。”

邓以龙上午在结肠坡度假村喝了半瓶二锅头，酒精还在打脑壳，连眼睛也是醉红的，喷着满口的酒气说：“他们要砸，就让他们砸去吧，迟早是要砸的，留在那里，农民不但没有钱赚，反倒月月要从口袋掏钱出来。”

伍运来对邓以龙的牢骚话没有理睬，只把一直紧皱着的眉头又打了个结，急急地往集贸市场奔去。

花瓶镇集贸市场在乡政府左侧两百米处，这里原来是一片乱石岗子，丛生着狗尾巴草。四年前，原乡党委书记宋光旦

动员群众集资在这里办了个集贸市场,自己掏钱修做生意的摊位,摊位归自己使用。于是,这片乱石岗子上盖起了一座长八十米,宽五十米的石棉瓦棚,石棉瓦棚内整整齐齐地建起了三百来个摊位。三百来个摊位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用水泥垒起的三尺高的长方型平台,大约有一百三十来个,这种平台分成前后两行,专门作杀猪宰羊卖肉食水产用的。另一种是除了三尺高的长方型平台之外,平台后面还有一个八尺高的挂货用的架子,这种摊位大约有一百八十来个,专门用来卖百货的,也分成两排。卖肉食水产的在南边,卖百货的在北边。伍运来赶到集贸市场的时候,集贸市场闹哄哄的,一个衣衫褴褛的农民汉子正拿着一把铁锤怒气冲冲地在那里砸水泥平台。平台后面的百货架已经被砸倒了,几根被折断的竹竿还让铁丝缠着,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周围的百货架已经被砸烂了好几个,那边卖肉食水产的摊位被砸烂得更多,地上一片狼藉。那个农民汉子砸一锤子,就咬着牙大吼一声:“砸他娘的稀巴烂!”

伍运来问跟来的办公室秘书小郝:“那个砸水泥平台的汉子是哪个村的?”

小郝说:“是落沙坪村的,叫周生同,修摊位欠下的千多块钱还没有还清哩。”

伍运来走过去,对周生同说:“别砸了,修得好好的,砸了多可惜呀。”

周生同瞪了伍运来一眼,吼道:“你是哪里来的,少在这里管闲事。”手中的铁锤落在水泥平台上,发出当的一声响,那平整的水泥平台就掉下了一只角。

乡政府办公室秘书小郝对周生同说:“这是我们乡新调来的伍书记。伍书记叫你别砸,你还砸什么嘛,一个摊位花了千

多块钱才修成,让你一锤子就给砸了。摊位砸了,你欠下的帐还没了结啊,同样还得从你口袋掏钱还呀。”

那个名叫周生同的汉子听说站在面前的这个中年汉子是新调来的乡党委书记,眼神里带着一种怨恨,斜斜地瞅了他一眼,落下的铁锤更有力了,咣当一声炸响,水泥平台掉下了小半边。

“姓宋的在这里呆了四年,弄出了许多新花样之后,风风光光走了,你准备在这里呆几年?又要弄出些什么新花样来,再风风光光地走?”周生同瞪了伍运来一眼,“告诉你,老百姓是再不会上当了。”

伍运来浑身不由打了个颤,周生同的眼神像刀子,狠狠地刺在他的心上。他怔了那么一刻,大声地说:“现在别说那些气话。说气话,砸摊位,都解决不了问题。你们都要冷静一些,这些摊位是你们自己掏钱修的,你们的钱来得不容易,是抛汗脱皮挣来的汗水钱,怎么能说毁就毁了呢,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呀?”

“摊位摆在这里,生意没有,每个月却要交六十块钱的摊位管理费,还留着这摊位做什么!”周生同身后的一个中年女人说。

“砸了摊位,看他们来收个卵钱!”

伍运来这时才知道这些农民汉子为什么要砸集贸市场摊位的缘由;好言劝道:“大家都别砸了,收费的问题好解决。”伍运来顿了顿,“我说了,在集贸市场做生意的,按做生意买卖的实际天数缴管理费,做一天生意买卖就缴一天管理费,不做就不缴。”

“你说话算不算数?”人们一齐围过来,问伍运来道。

“我伍运来要是说话不算数,你们把我从花瓶镇轰走!”伍

运来说这话的时候显然有些激动,声音很大,方方正正的脸膛有些发红。

“这话可是你说的,你要是说话不算数,我们就来找你。”说着,百十条汉子扛着锤子锄头扬长而去,偌大的集贸市场一下变得冷冷清清了,寥寥几家做百货生意的,卖鱼虾卖猪肉羊肉的,卖小菜的,竟没有一个顾客光顾他们的摊子。

伍运来愣站一阵,过去问那些做生意的农民:“你们一天能赚多少钱?”

“还能赚多少钱呀,别亏本就不错了。”一个卖猪肉的汉子指着案板上的猪肉说:“杀一头猪,两三天才卖得完,冬天还好,今天卖不完明天卖,明天卖不完后天卖,到了热天,一天下来就臭了,只有减价卖掉,连本钱都收不回来。你看,百多家肉案,今天只有四家在这里卖猪肉。”

一个卖小百货的摊主抱怨说:“当时宋书记要我们在这里集资修建摊位,说是再过几年,花瓶镇就会成为一个繁华的小城镇,我们这些抛汗脱皮土里刨食的农民,就不用再去盘泥巴犁田耙地插秧割禾了,我们都成了城镇人,靠做生意买卖讨吃了。如今,集贸市场办了四年,我们集资的本钱都没有收回来。工商管理费一年七百二十块,却一分都少不得。”

伍运来问:“这个集贸市场生意为什么这么差呢?”

一旁的邓以龙说:“我们花瓶镇总共才九千多人口,就是男女老少天天穿新衣裳,家家户户餐餐吃鱼吃肉,也用不着这么大的集贸市场,何况花瓶镇的老百姓才刚刚解决温饱,手头不可能有多少余钱剩米来吃香的,喝辣的,来穿绸挂缎。当时建这个集贸市场的时候,很多人提出反对意见,说建大了。宋书记说我们看问题办事情要看到将来,要看到发展,鼠目寸光办不了大事。他说几年之后,花瓶镇就成了新河市的卫星城,

人家新河市有五十万人口,每天只要有十分之一的人到这里来买东西,就不得了。这个集贸市场不是大了,而是小了。”邓以龙显得很气忿的样子,“人家新河市的人是碰到鬼了,城里几个大市场的东西多的是,他们鬼打起要翻过结肠坡,跑十多里路到我们这里来买东西□罗。”

听见邓以龙这么说,伍运来就不做声了。上午,他和邓以龙去结肠坡看了乡政府在那里修建的度假村。度假村共有三十二栋吊脚木楼,全修在结肠坡的半山坡上。两年前,这些吊脚木楼刚刚修好,县委书记和县长便带着全县三十三个乡镇的书记乡长到这里参观学习。当时任花瓶镇乡党委书记的宋光旦说,如今的城里人住在城里住腻了,有一种城市病,都想往农村跑,在这里修个度假村,票子会像流水一样往花瓶镇人的口袋里流。当时,宋光旦这么说的时侯,一些乡镇的书记乡长却持怀疑态度。新河市与花瓶镇隔着一条狭长的山谷,这山谷就叫结肠坡,公路从山谷中穿过时,像一串鸡肠子,七弯八绕,又窄又陡,两边山头的树木早就被砍光了,只留下一些低矮的灌木丛和满山遍野的荆棘芭茅,荆棘芭茅中稀稀疏疏地裸露着一些石头。城里人是不是神经出了毛病,要跑到这里来度假。果然,两年过去了,那些吊脚木楼从来没有人去光顾,十几个从村里请来的工作人员闲得没有事做,买了几十只山羊在半山坡放养。

邓以龙说:“宋书记在这里做了四年书记,按他自己的说法,是四年五大步,首先更改乡名。花瓶镇原来不叫花瓶镇,而是叫落沙坪乡。他说落沙坪乡马上要搞小城镇建设了,还叫落沙坪乡,实在太俗气,叫花瓶镇吧,又有意义,名字又响亮。过后就动手建集贸市场,建度假村,再后来是抛荒一百八十亩水田办开发区,去年,又在龟石村搞旅游业。他要是不

走,还不知道今年又有什么新点子。”

伍运来见邓以龙当着大伙这么说有些影响不好,说:“老邓,你以后要少喝酒。”

邓以龙生气地说:“你以为我醉了?再喝半瓶我也不会醉。对你说,老伍,花瓶镇的干部群众都把眼睛盯着你的,你要是也玩花架子,老百姓的日子就没法过了。”

二

伍运来是三天前走马上任到花瓶镇来做乡党委书记的。以前,他在另一个乡做乡长。元月下旬,县里进行换届选举,大动了一下全县各乡镇的领导班子,伍运来便到花瓶镇做书记来了。上任之前,前任花瓶镇乡党委书记、新任县委常委、县政府常务副县长宋光旦单独找他谈了两个多小时的话,说花瓶镇的小城镇建设已经初具规模,乡镇企业正在兴旺壮大,旅游业已经起步,农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改善。特别是农民群众的思想觉悟和文化素质,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他们已经开始由过去的单纯靠土地吃饭过日子的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向新型的现代化的农民过渡,他们迫切希望走出土地,改变过去那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艰辛劳作的局面,积极地投资办集贸市场,办开发区,办旅游业。当然,办集贸市场也好,办开发区也好,办旅游业也好,都是以前没有办过的新生事物,困难很大,阻力很大,也许会有很多挫折,“我在花瓶镇四年,发动群众,花大力气办了几件实事,当然,这几件实事才刚刚起步,我把它们交给你,它们的成功与否就看你了。”

宋光旦的话说得很动情,推心置腹,让伍运来深受感动。四年前,伍运来和宋光旦在市委党校学习过一年,两人一个宿

舍,宋光旦常常人前人后说他很喜欢伍运来耿直的性格,办事踏实果断的作风,伍运来比他小五岁,他亲切地唤他做小老弟,还说,如果今后自己要是走在了伍运来的前面,他不会忘记他。如今他果然没有食言。

宋光旦把一本印刷精美,装帧别致的小册子递给伍运来,说:“我在花瓶镇干了四年,就得这么一本小册子,你在那里呆几年之后,应该不是一本小册子,而是一本厚厚的书。”

这个小册子一年前伍运来就见过,当时县委书记陪着市政府的几位领导到他所在的乡检查工作时,他们口袋里都有一本这样的小册子,当时他和乡党委书记汇报工作的时候,他们还拿着小册子翻,但他不知道这个小册子是宋光旦弄的。他接过那本小册子说:“请宋副县长放心,你在前面给我做出了榜样,我一定会老老实实向你学习,努力工作,为老百姓多做一些好事、实事,让他们尽快地奔上小康生活。只是,还请老领导不要忘记花瓶镇,多多关心支持我的工作。”

宋光旦握着他的手说:“放心,我不会忘记花瓶镇,我会给你关照的。你在那里好好干几年,干出成绩来。四年前老兄我说的话,你这个小老弟忘记了,我做老兄的可没有忘记啊。”

伍运来做农业技术员出身,后来做副乡长,乡长,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到了乡党委书记这个位子。当时,县委决定,各乡镇新的领导班子宣布之后,书记和乡镇长们在原来的乡镇辞个行,到新的乡镇报个到,认一下门,春节也就到了,安安心心回家过春节,明年开春新官上任,认认真真烧几把火,开创一个崭新的局面出来。伍运来却不敢有丝毫的懒惰,来到花瓶镇之后,就一头扎到下面村组去了。三天下来,他才弄清楚,宋光旦在花瓶镇做出的政绩是什么,他办了几件什么样的实事。伍运来浑身不由有些发冷。

“伍书记,上午你到结肠坡度假村去了?”

伍运来和邓以龙小郝几个人回到乡政府的时候,小郝小心翼翼地这么问道。

伍运来没有做声,皱着眉头坐在那里想什么,许久,他问小郝:“结肠坡修的那些吊脚木楼,钱是从哪里来的?”

“乡政府贷的款。”小郝看了邓以龙一眼,“乡政府原本是想发动群众集资修结肠坡的度假村,由于集资修的集贸市场没有生意可做,群众有意见,再不愿凑钱在结肠坡修什么度假村了。宋书记决心却大,接连召开了几次群众大会,得到的回报是群众的牢骚和风凉话,他们说结肠坡那一段公路像一串鸡肠子,又陡又窄,每年都要翻几次车,压死一两个人。那地方什么可看可玩的都没有,只有芭茅,只有荆棘,只有石头,只有摔死在坡坎下的鬼魂。在那里办度假村,活人不会去度假,要去只有冤死在车轮下坡坎下的鬼魂去栖身。宋书记就要乡政府先贷款把度假村修好,待有效益了,再转卖给农民。为了这事,许多干部还和宋书记发生过争执,邓副书记就和宋书记拍过桌子。还是没有阻止住宋书记的决心,如今,银行的那笔贷款一直还欠着。”

“贷了多少钱?”

“一百万。已经贷三年了,连利息加一块,怕就不止一百万了啊。”

“乡政府还欠了些什么账?”

“去年的上交任务完不成,又贷二十万抵上交任务了。”

伍运来从口袋掏出上次宋光旦给他的那个小册子,想看一看花瓶镇这几年的财政收支情况。

小郝说:“不用看那个小册子,那上面的各种数字都信不得,有很重的水分。”

伍运来说：“这个小册子的后面也有你的名字，你说说，哪些数字有水分。”

“都有，不过有大有小。”小郝看见伍运来的脸一直板着，不由得勾下了头，“去年，全乡财政总收入只有二百一十万，上报的数字却是二百八十万。”

“四年前的财政总收入是多少？”

“宋书记来花瓶镇之前，只有一百五十万。他来的第一年增加了二十万，第二年又增加了三十万。实际上，第二年乡财政的总收入就有水分了，不过还能勉强维持下去，第三年就不行了，乡村小学老师的工资，乡干部的工资总是一月拖一月。由于乡政府还要给开发区的一百八十亩稻田和龟石村办旅游区修路占的五十亩稻田补损失，如今，乡干部和乡村老师已经有四个月没有发工资了。”小郝勾着头，怯怯地说：“开始统计上来的数字还是很准确的，宋书记说那个数字不行，过不了关，于是每个数字都加大了许多。”

伍运来这时才知道，每天下午到了四五点钟，乡里的干部一个二个都匆匆地往自己家里赶，第二天十点钟才回到乡政府来的原因不是因为快过春节了，他们要回家去帮着家里做些事情，准备过春节，而是因为几个月没发工资，他们没钱在食堂开伙吃饭，靠老婆养着。

邓以龙发牢骚说：“几个月来，乡政府的干部每天都只在乡政府打个转，就回去了，许多工作都没人干了。宋光旦可能知道自己要走，也不管了。”邓以龙吐了一口酒气，“他做书记的不管，我们也懒得过问，哪里有酒，就到哪里去喝，混日子吧。”

伍运来脸色有些发青，站在办公室门口对着二楼喊刘乡长，喊了几口也没有人答应。

邓以龙说：“喊她做什么，她到县里去了。我早晨看着她上的车。”

伍运来说：“我昨天对她说，这几天都到村里去走走，快过春节了，看看下面有没有特困户，有没有没年饭米的户，如果有，我们要想办法给他们解决一下，总不能看着人家年三十饱饭都不得一餐吃吧。她到县里去干什么！”

“宋光旦走了，她当然也想走嘛。”

伍运来说：“换届选举刚刚结束，该安排的早就安排了，她往哪里走？”

邓以龙说：“猪往前拱，鸡往后扒。她可能有她的路子。”邓以龙顿了顿，“下午你还要到哪里去，我陪你去算了。”

伍运来说：“到落沙坪开发区去看看。”说着，站起身出门去了。

邓以龙听伍运来说去落沙坪开发区，有些犹豫，嘀咕道：“这几天落沙坪村的人没到乡政府来吵架了，乡政府才安静了几天。我们这一去，不是自投罗网么。”

伍运来在外面等了一阵，没看到邓以龙出来，叫道：“老邓，快走吧，还在办公室嘀咕什么。”

邓以龙悄声叮嘱小郝：“我们要是天黑了还没有回来，你就带几个人去接我们。”接着，匆匆赶伍运来去了。

三

落沙坪开发区离乡政府就两三里路，说是开发区，就是在公路旁边的那一大片平整的稻田的四周用红砖砌起一道半人高的砖墙，砖墙里面的稻田横七竖八地垒上了许多石头堤，将平整的稻田分割成方方正正一块一块的豆腐格，再在这些豆

腐格里面堆上一些石头和砂子，俨然是准备修房子的架式。两年多了，密密扎扎的狗尾巴草和水灯草从石头缝里，从沙石下面，从低洼的水坑里疯长出来，一片荒草萋萋的样子。

伍运来和邓以龙来到落沙坪时，一个五十多岁的农民汉子正站在半人高的砖墙旁边，面对着偌大一片荒草发愣，他的旁边，还有一个中年汉子正在荒地扯杂草。邓以龙轻轻说：“那个扯杂草的是刚才砸摊位的周生同。”

伍运来说：“我们去看看。”

那农民汉子看见他们过去，口气冷冷地问伍运来：“伍书记，你是不是农民出身。”

伍运来记得刚才在集贸市场砸摊位时他也在那里，反问道：“是农民出身怎么样？不是农民出身又怎么样？”

那汉子说：“不是农民出身就没得说的。”

伍运来说：“我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出身。”

“既然是农民出身，我问你，在这么好的水田里堆些石头堆些沙子，然后就抛荒，让它们长狗尾巴草，你心疼不心疼？”

周生同在一旁有些没好气地道：“说这些话有什么用？说也是白说，宋书记不也是农民出身么，他还说过他五岁的时候正好是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饿得皮包骨，差点饿死了，他娘天天在山坡上挖鱼腥草根煮了让他充饥，才救下了一条小命。如今怎么样？这些水田就是他叫抛荒的。”

伍运来问邓以龙：“你们当时怎么做出这么个决定，要在这里办开发区？”

邓以龙说：“宋光旦不是给你一本小册子了么？他的规划都在上面写着的。”

“没有人来这里办工厂，办企业，怎么能先把水田圈那里闲起来呢？”